

理

虛

元

鑑

歲甲戌予守吳陵得一士柯子心
齋其先世浙慈人也家傳忠厚
多業醫者令祖錦堂先生僑
寓錫邑之鵞湖遂家焉心齋性
聰穎個儻不附時似文章有
奇氣精書法無通家學隱識
為遠到材迄今二十載矣一衿潦

倒踣踴場屋豈其愛博而不專
欵顧多才者多藝不相妨也遇
合會有時耳予患頭風訪醫仰
藥無纖毫之效心齋診予脉乃
云治病不求其本真為頭痛治
頭得製一方却與所患不相涉
服後痛漸愈不啻陳琳之檄及見

伊令伯德修所刻理盡元鑑因
知心齋製方之意之所由來也德
脩柯君雖未晤言其學業之淵
博已於所訂者窺見一斑且是書
沉埋剝蝕歷有年所當世不知焉
是書即見之誰復乞為倚石作
者今柯君不掠美以付剞劂系訂

而表彰之更可見其用心之厚矣
噫學固貴崇其本業必有待乎
時不厭醫道也是為序

晉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嘉平
月閩中陳焱晉亭氏題于
姑蘓署次

余年未三十獲交柯君德脩今六十
有九矣君業醫余喜地學輒談論天
下技術地關一家休咎醫關一人死
生鈍根人求名不成改業圖利相地
習鑿自誤誤人曷有底耶然地誤廿
載後醫誤旦夕間爾君天姿穎敏勇
就塾同學分授經悉耳竅背誦故潛

心醫學得深造焉本世醫復從明師
指授探源溯流廣搜博記多購未見
書理虛元鑑其一也君於疑難症立
辨製方不停睫案簡當老鑿懾服入
都名大振醫院諸人避席太原守病
邀入幕山右撫司以下咸呂扁靈目
之君善導引長余數歲健食如虎嘯

步履捷於少壯人余日就衰頹每以
屏俗緣毋懈佐功為勗君之邃于醫
不但貫串諸家得於靜悟者尤多來
余家劇談不厭延治者悉甚久之迺
去今欲刻理虛元鑑公諸世余四十
餘年知已述其槩弁諸簡端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三月朔日

牛毛道人華杰撰

醫學祖靈系難經而方不傳製方首
推仲景嗣後各立一說仲景治冬寒
而河下明溫暑涼古理脾胃東垣講
內傷子和攻痰飲丹溪究陰虛以宗為
醫學之宗主王安道以冬寒分中寒
傷六巢元方以溫暑分中熱病中暑
羅五甫以內傷分出勞傷食傷隱若

以痰飲分出濕痰燥痰和以陰虛
分出真陰虛陽其論尤為明晰古人
立說各具一長合其所長乃稱全璧余
徧觀諸家虛症猶未盡厥奧雍正乙
巳仲秋購得倚石先生理虛元鑑寔
發前人所未發其治陰虛之法金肺
為五臟之天也治陽虛之法中脾為百

髓之妙也其方甚多藥味無多神農
本草經葯三百六十五種效法周之度數
仲景一百十三方取本草經葯九十一種入
傷寒論中或合經之大經或合經之一
目乃詳於傷寒推及諸病也倚石先
生獨詳于虛勞蓋風之暑濕多乘
虛而入正氣固則受病少治虛勞是

治其本也。諸病所起，多耳。余未留心於六氣司天主客進退乘除偏勝而人病焉。不諳司了審病，誤投藥餌者，過半。元鑑亦系及之，則孫名之論虛勞，猶仲景之論傷寒，非舉一而廢百也。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倚石豈在仲景下耶？豈道大而漸不知。

天地人不可與言，堅不通儒佛，儼不可
與言醫。余淺昧，愧未貫徹，但願業堅
者廣為披討，會其指歸，則吾道幸
甚，斯世幸甚。

乾隆歲次辛卯初夏，吳村懷祖題
於復韻齋

傳云三折肱為良醫楚辭云九折臂而成
醫出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則業醫者
貴專且久也曾伯祖韻伯名本諸生精研
醫理箋疏辨論極夥自著耒菴集等書
數種向未梓行表舅祖陳時行韻伯名滴
派子伯又所受業者淵源固應不棄也子家
藏書頗備刻本抄本若干甚相與析疑辨
難克窮閩奧又占琴川楊資什先生討論有
年凡儒生淵博而貫通者廣資藉攷則伯
又於醫原本先世多究明師博訪良友冥

柯跋

搜曩括可証專且久矣今來蘓集等書已
刊刻行世是書乃倚石先生所著六抄本之
一不敢自私鐫刻公世既以闡古人之秘以
表乃力之自云爾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小春朔又五日

姪男有田謹跋

原序

綺石先生醫道高玄虛勞一門尤爲獨闡之宗嘗曰
人之稟賦不同而受病亦異顧私己者心肝病少顧
大體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鍾情者脾
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腎病少矜志節者肝腎病多病
起於七情而五臟因之受損先生憫世人之病虛勞
者委命於庸醫而輕者重重者危深可痛傷特校昔
賢之書幾千百家如四時各司一氣之偏未逢元會
乃伏讀素靈而啟悟門得其要領忝訂補註集一一
書辨症因詳施治審脉法正藥說精純邃密後岐黃

而啟發者也其功豈淺鮮哉奈書成身歿易簣之日猶諄諄以斯世之責至囑於兩世兄及諸門下士而不肖亦與聞遵命焉今先生雖逝而道在人間長君伯儒能讀其書次君東菴能繼其志猶子濟明及門下武林君賓沈子能廣其傳然則先生固未嘗逝也先生不忍後世病此者夭折而莫救故臨終以山中宰相事業專付仲君仲君會世變遂棄棘闈而潛心於箕裘之紹是書之成實其發明者居多所恨身丁喪亂受梓無人大懼淹沒先生之德是望後之仁人君子體先生之心登此書於梨棗而廣傳之則吾儕

幸甚天下後世讀其書飲其澤者幸甚受業趙何宗
田氏謹識

理虛元鑑總目

卷上

治虛脈法總括

治虛脈法分類

治虛有三本

治虛二統

陽虛三奪統於脾

陰虛之症統於脾

虛症有六因

心腎論

心腎不交論

心腎不交與勞嗽總論

五交論

吐血論

紅症初治法

勞嗽症論

勞嗽初治法

乾咳嗽論

咳嗽痰中帶血珠血絲

論勞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虛勞內熱骨蒸論
虛火伏火論

遺精夢洩論
腎痺論

白濁白淫論
女人虛勞

尸疰傳屍癆等症
虛勞當治其未成

知節
知防

二護
三候

二守
三禁

四難
勞傷非弱症

嘔吐見血非弱症

傷寒見血非弱症

腸風便血不同怯症

陽虛陰症辨

懶惰症辨

老年怯症難治說

卷下

虛勞本治方

治虛藥說一十八辨

理虛元鑑卷上

朱鴻

古吳柯懷祖德修氏訂

門人沈滄
呂如

同里華贖賓旭氏正

華宸

綺石先生著

男柯錫
有田心齋氏校

治虛脈法總括

脈來緩者爲虛。軟微弱皆虛也。弦爲中虛。細而微者氣血皆虛。小者氣血皆少。又脈芤血氣脫。沉小遲者脫氣。以上皆勞倦之脈。又微而數者爲虛熱。微而緩滑者爲虛痰。

治虛脈法分類

一心腎不交。兩寸弦數。兩尺濇細。傳曰：左寸脈遲，心虛。右寸微滑，精氣洩。

二、夢洩遺精。尺寸脈遲而濇。心腎不交，夢洩精洩，眞元耗散，不壽之徵。又曰：寸數脾弦，兩尺細數，精離位。青年左尺微濇，色慾傷正。傳曰：諸朮動微，緊男子失精，女鬼交心，脈短小，夢遺精，尺數相火熾而遺。

三、漏精。右尺弱如髮細，天精搖搖，寒精自出，馬口有粘膩之累，房事不久，絕孕。

四、腎痺。寸虛弱而濇，尺沉細而數。

五、夜熱微瘧，虛數或沉，或濇軟弱而細。

六骨蒸數太或滑急促細而數

七乾咳嗽左寸濇數右大急數

八虛痰喘軟細弱氣口微細而數或滑大而虛

九血虛痰火左寸濇而弦數右寸虛大而滑或數而濇尺中虛濇又曰細而緊數細則血虛數必咳嗽緊則爲寒寒因血虛而客於肺經反而作熱故脈數而咳嗽也

十咳嗽痰中帶血珠右寸滑而數或濡而弱卽煎厥之症

十一咳嗽帶血寸數而大或滑而緊急關寸弦而濇

卽煎厥

十二勞嗽吐血咳血嘔血咯血卽薄厥脉得諸瀉瀉
爲亡血衄爲失血瀉爲血少陰氏曰心脉瀉肺脉虛
或衄或遲爲亡血失精嘔者兼胃火脉經云吐血唾
血脉滑小弱者生寔大者死唾血堅强者死濡滑者
生

十三傳屍勞脉經云男子平人脉滑大爲勞極虛瀉
亦爲勞

十四氣口脉弦而數者脉痿也

十五六脉軟弱陽虛極也

治虛三本

治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肺爲五臟之天。脾爲百骸之母。腎爲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腎。治虛之道畢矣。夫東垣發脾胃一論。便爲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陰一着。便爲治勞症之宗。立齋究明補火。謂太陽一照。陰火自弭。斯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時之習尚。闢岐黃之心傳者。然皆主於一偏。而不獲全體之用。是以脾胃之論。出於東垣。則無弊。若執東垣以治者。未免以燥劑補土。有拂於清肅之肺。金滋陰之說。出於丹溪。已有弊。若執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

火有礙於中州之土化。至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此
寒一偏之見，難爲古人諱者。而後人沿習成風，偏重
真水。凡遇虛火、虛熱、陰劇、陽亢之疾，輒以黃耆補腎。
知母清金，未能生腎家真水，而反以熄腎家真火。夫
腎者坎象，一陽隔於二陰之間。二陰者真水也。一陽
者真火也。腎中真水次第而上，生脾土。脾土又上生
心火。腎中真火次第而上，生肝木。肝木又上生
肺金。故生人之本，從下而起。如羲皇之畫卦，然蓋腎之爲
臟，合水火二氣以爲五臟六腑之根。真水不可滅，真
火不可熄。乎然救此者，又執立齋補火之說，用左歸

右歸丸不離從蓉鹿茸桂附等類而不顧其人之有
鬱火無鬱火有鬱熱無鬱熱更不慮其曾經傷肺不
傷肺夫虛火可補理則誠然如補中益氣湯用參芪
朮草之甘溫以除大熱然苟非清陽下陷猶不敢輕
加升柴歸薑辛熱之品乃反施之鬱火鬱熱之症奚
帝抱薪救火乎余唯執兩端以用中合三部以平調
一曰清金保肺無犯中州之土此用丹溪而不泥于
丹溪也一曰培土調中不損至高之氣此用東垣而
不泥於東垣也一曰金行清化不覺水自流長迺合
金水於一致也三藏既治何慮水火乘時乃統五臟

以同歸也。但主脾主腎。先賢頗有發明。而清金保肺一着。尚未有透達其精微者。故余于論肺也。獨詳此治勞之三本。宜先切究也。

治虛二統

治虛二統。統之於肺脾而已。人之病。或爲陽虛。或爲陰虛。陽虛之久者。陰亦虛。終是陽虛爲本。陰虛之久者。陽亦虛。終是陰虛爲本。凡陽虛爲本者。其治之有統。統于脾也。陰虛爲本者。其治之有統。統于肺也。此二統。皆與前人之治法異。前人治陽虛者。統之以命火。八味丸十全湯之類。不離桂附者是。前人治陰虛

者統之以腎水。六味丸百補丸之類。不離知柏者是。余何爲而獨主金土哉。蓋陰陽者天地之二氣。二氣交感。乾得坤之中畫而爲離。離爲火。坤得乾之中畫而爲坎。坎爲水。水火者陰陽二氣之所從生。故乾坤可以兼坎離之功。而坎離不能盡乾坤之量。是以專補腎水者。不如補肺以滋其源。肺爲五臟之天。孰有大於天者。執專補命火者。不如補脾以建其中。脾爲百骸之母。孰有大於地者哉。

陽虛三奪統於脾

就陽虛成勞之統於脾者言之。約有三種。曰奪精。曰

奪氣曰奪。火氣爲陽。火者陽氣之屬。精者水。火之兼色慾過度。一時奪精。漸至精竭。精者火之原氣之所主。精奪則火與氣相次俱竭。此奪精之兼火與氣也。勞役辛勤太過。漸耗真氣。氣者火之屬。精之用。氣奪則火與精連類而相失。此奪氣之兼火與精也。其奪火者多從奪精而來。然亦有多服寒藥以致命。火衰陽痿不起者。此三種之治。奪精奪火主於腎。奪氣主于脾。余何爲而悉統于脾哉。蓋陽虛之症。雖有奪精奪火奪氣之不一。而以中氣不守爲最險。故陽虛之治。雖有填精益氣補火之各別。而以急救中氣爲

最先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無形之真氣所宜急。此益氣之所以切于填精也。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續清純之氣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氣之所以妙于益火也。夫氣之重於精與火也如此。而脾氣又爲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爲統哉。余嘗見陽虛者汗出無度。或盛夏裹綿。或腰痠足軟。而成痿症。或腎虛生寒。木實生風。脾弱滯濕。腰背難於俛仰。脰股不可屈伸。而成痺症。或面色皎白。語音輕微。種種不一。然皆以胃口不進飲食。及脾氣不化爲最危。若脾胃稍調。形肉不脫。則神氣精血可以次第而相生。又何有亡

陽之虞故此陽虛之治所當悉統於脾也

陰虛之症統於肺

就陰虛成勞之統于肺者言之約有數種曰勞嗽曰吐血曰骨蒸極則成尸疰其症有兼有不兼有從骨蒸而漸至勞嗽者有從骨漸漸至吐血者有竟以骨蒸枯竭而死不待成勞嗽者有竟從勞嗽起而兼吐血者有竟從吐血起而兼勞嗽者有久而成尸疰者有始終只一症而或痊或斃者凡此種種悉宰於肺治所以然者陰虛勞症雖有五勞七傷之異名而要之以肺爲極則故未見骨蒸勞嗽吐血者預宜清金

保肺已見骨蒸勞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曾經骨蒸勞嗽吐血而愈者終身不可亡護肺此陰虛之治所當悉統於肺也

虛症有六因

虛症有六因有先天之因有後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後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醫藥之因

因先天者指受氣之初父母或年已衰老或乘勞入房或病後入房或妊娠失調或色慾過度此皆精血不旺致令所生之子天弱故有生來而或腎或肝心或脾肺其根蒂處先有虧則至二十左右易成勞怯

然其機兆必有先現或幼多驚風骨軟行遲稍長讀書不能出聲或依字動輒手振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氣滯或頭搖目瞬此皆先天不足之徵宜調護於未病之先或預服補藥或節養心力未可以其無寒无熱能飲能食并可應接世務而恃爲無懼也卽其病初起無過精神倦怠短氣少力五心煩熱而已豈知危困卽在眉前也

因後天者不外酒色勞倦七情飲食所傷或色慾傷腎而腎不强固或勞神傷心而心神耗憊或鬱怒傷肝而肝弱不復調和或憂愁傷肺而肺弱不復肅清

或思慮傷脾而脾弱不復建運先傷其氣者氣傷必及於精先傷其精者精傷必及於氣或發於十五六歲或二十左右或三十上下病發雖不一而理則同歸耳

因痘疹及病後者痘迺先天陽毒疹乃先天陰毒故痘宜益氣補中則陽毒之發也淨而終身少脾病疹宜清散養榮則陰毒之發也徹而終身少肺病苟致失宜多貽後患故凡後此脾泄胃弱腹痛氣短神瘁精虧色白足痿不耐勞動不禁風寒種種氣弱陽衰之症皆由痘失于補也凡肺風哮喘音啞聲嘶易至

傷風咳嗽等類種種陰虧血枯之症皆由疹失于清也至於病後元氣尚虧更或不自重命以勞動傷其氣以縱慾竭其精頃間五藏齊損恒致不救尤宜慎之因外感者俗語云傷風不醒結成癆若元氣有餘者自能逼邪使出或腎精素厚水能救母或素無鬱火鬱熱則肺金不得猝傷若此者不過爲傷風咳嗽年老者則爲痰火而已不至於成癆也若其人或酒色無度或心血過傷或肝火易動陰血素虧肺有伏火一傷於風火因風動則癆嗽之症作矣蓋肺主皮毛風邪一感於皮毛肺氣便逆而作嗽似乎傷風咳

嗽珠不經意豈知咳久不已提起伏火上乘於金則水精不布腎源以絕且久嗽失氣不能下接沉涵水子不能救金母則癆嗽成矣

因境遇者蓋七情不損則五癆不成惟真正解脫方能達觀無損外此鮮有不受病者從來孤臣泣血孽子墜心遠客有異鄉之悲閨婦有征人之怨或富貴而驕洩滋甚或貧賤而窘迫難堪此皆能亂人情志傷人氣血醫者未詳五藏先審七情未究五癆先調五志大宜罕譬曲喻解縛開膠蕩洩者惕之以生死偏僻者正之以道義執着者引之以洒脫貧困者濟

之以錢財是則仁人君子之所爲也

因醫藥者本非勞症反以藥誤而成或病非因感冒而重用發散或稍有停滯而妄用削伐或並無裡熱而槩用苦寒或弱體侵邪未經宣發因其倦怠驟患其虛而漫用固表滋裏遂致邪熱膠固永不得解凡此能使假者成真輕者變重所宜深辨也

心腎論

夫心主血而藏神者也腎主志而藏精者也以先天生成之體論則精生氣氣生神以後天運用之主宰論則神役氣氣役精精氣神養生家謂之三寶治之

原不相離故於滑精夢洩種種情病者必本於神治
於怔忡驚悸種種神病者必本於氣治蓋安神必益
其氣益氣必補其精

心腎不交

虛勞初起多由於心腎不交或一念之煩其火翕然
上逆天旌搖搖精離深邃淺者夢而遺深者不夢而
遺深之極者漏而不止其或症成骨痿難於步履者
畢竟是少火衰微別成陽虛一路不爲陰虛之症也
其單見心腎不交滑精夢洩夜熱內熱等候者此爲
勞嗽之因而未成其症也其因心腎不交心火炎而

乘金天突急而作癢咯不出咽不下喉中如有破絮
粘塞之狀此勞嗽已成之症也

心腎不交與勞嗽總論

在心腎不交之初或夢洩滑精體倦骨痠健忘怔忡
或心脾少血肝膽動煩上冒下厥種種諸症但未至
傷肺絡成蒸熱者可用養心丸或歸脾丸主之其養
心丸內以石蓮肉桂交心腎於頃刻歸脾丸內以龍
眼木香甘溫辛熱之品直達心脾主神中而生血引
經文主明下安之義以補火爲治故凡火未至於乘
金補火亦是生土之妙用而何慮乎溫熱之不可從

治也哉若夫陰劇陽亢木火乘時心火肆炎上之令
相火舉燎原之燭肺失降下之樞腎鮮長流之用以
致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膠固之痰背畏非時之感胸
多壅塞之邪氣高而喘咳嗽頻仍天爰火燃喉中作
養咯嚙不能嗽久失氣氣不納于丹田真水無以制
火於是濕挾熱而痰滯中焦火戴血而厥逆清竅伏
火射其肺係則能坐而不能臥膈痰滯乎胃絡則能
左而不能右斯時急宜清金保肺以宣清肅之令平
肝緩火以安君相之位培土調中以奠生金之母滋
陰補腎以遏陽光之燭一以中和爲治補其虛戴其

隔鎮其浮定其亂解其爭制其過潤其燥疏其淹滯
收其耗散庶有濟也若執補火之說用辛熱之品與
彼寒涼傷中者異病而同治豈不殆哉

五交論

勞嗽吐血之症其難於脾肺之交不必遍論五臟但
取其要處言之夫虛症總由相火上炎傷其肺金而
相火寄於肝腎故余於清金之外再加白芍酸斂以
收之丹皮辛潤以抑之二物能制木之過又能滋水
之枯此治金木之交也至於木得火勢而上乘于金
金失降下之令已不能濟水之源木強土受其剋水

寡於畏亦乘風木之勢而上乘清混于胸膈而爲痰
涎壅塞膠固稠膩不可開以礙清肅之化此因水土
不交水又乘之而肆虐粗工每以陳半香朴治痰之
標殊不知此迺水乘木火而上泛爲痰比之雜症二
陳所主之痰天淵不同余但於清金劑中加牛膝車
前澤瀉以導水下行土自安位金水平調天地清肅
矣此調木土之交及水土之變也

吐血論

有不從勞嗽而吐血先之者心火肝木之爲病主也
然又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從陰虛火動煎灼既久

血絡漸傷旋至吐血其勢較緩薄厥者薄乃雷風相薄之薄心熱爲火火熱爲風風火相薄厥逆上衝血遂苑亂湧出其勢較急煎厥卑動於心火不得風助故無勢而緩薄厥兼動于肝火得風助故有勢而急大抵性急多盛怒者往往成薄厥且是症也又當防其瘀血滲入肺系鬱而不散以至積陽爲熱積陰爲疰喘嗽交加病日以深而成勞嗽也大凡治吐血宜以清金保肺爲主金今既煎肝木得其平而火自不敢肆至于骨蒸之久煎灼真陰火炎傷肺亦宜急救化源度乎水得所養而火漸熄不至爲勞嗽之漸

也

紅症初治法

吐紅薄厥之症初治用犀角地黃湯不効者以犀地
雖有涼血止血之功而其力尚緩故也凡吐血正湧
之時法宜重在止血宜以炒蒲黃炒側柏葉棕灰三
味爲主佐以紫菀犀角地黃白芍之類若血勢過盛
不止者再用清金散碧玉丹一墜其火卽降更不止
再加童便甚至血勢湧溢並湯藥無隙可進者須以
熱酒濯其兩足自能引火下行而血漸止然後投以
上藥可也

勞嗽症論

卷一

余於癆嗽症嘗列四侯以爲準夫四侯者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膠固之痰皆畏非時之感胸多壅塞之氣然此四侯以肺火伏逆爲主餘三侯則相因而至蓋肺爲五臟之天司治節之令秉肅清之化外輸精于皮毛內通調乎四瀆故飲食水穀之精微由脾氣蒸發以後悉從肺爲主上榮七竅下封骨髓中和血脉油然沛然施於周身而何痰逆之可成奇惟肺爲火薄則治節無權而精微不布於上下留連膈膜之間滯而爲痰痰老則膠固而不可解氣無以宣之也又

肺主皮毛外行衛氣氣薄而無以衛外則六氣所感
怯弱難禦動輒受損則本病而復標邪乘之或卒火
標風則風助火勢而清火易滯其氣驅風必燔其營
本火標寒則寒火結聚而散寒則火煽降火必寒收
本火標暑則暑火同氣本火標濕則濕火交煎虛勞
一遇此等標邪觸發或兼傷寒或兼瘧痢必至輕者
重而重者危故於時已至而氣未至時未至而氣先
至或至而太過至而不及等皆屬虛風賊邪所宜急
防之也胸者心肺交加之部火炎攻肺而氣不得以
下輸則氣多壅塞尤不當以寬胸理氣之劑開之摠

之肺氣一傷百病蜂起風則喘痰則嗽火則咳血則咯以清虛之臟纖芥不容難護易傷故也故於心腎不交之初火雖乘金水能救母金未大傷者預當防維清肅之令以杜其漸而况勞嗽已成可不以保肺爲治哉

勞嗽初治法

勞嗽初起時多兼表邪而發蓋肺部既虧風邪乘虛而入風寒入肺化爲火邪邪火與內火交灼則肺金愈傷而咳嗽因之不止庸醫但知勞嗽爲內藏本病而驟以芫朮益其氣歸地補其血甚以白芍五味

仁斂其邪則邪氣深滯腠理膠固而難拔矣余凡遇此症先以柴胡前胡清理表邪及桔梗貝母兜令之類清潤而不泥滯者以清理肺金或六七劑後方用清涼滋陰之品以要其終但柴胡可多用幾劑前胡止可用一二劑若表邪一清柴胡亦須急去也

乾咳嗽論

乾咳者有聲無痰病因精血不足水不濟火火氣炎上直陰燔灼肺藏慘澹而咳也丹溪云此係火邪鬱於肺中而不能發水火不交所致宜補陰降火症從色慾來者瓊王膠最捷午後咳陰虛也黃昏咳火氣

上感於肺也

咳嗽痰中帶血珠血絲

此症大約皆從鬱火傷肺肺金受邪不能生水水火不相濟則陰火亢陽而爲痰血凝結火載上逆廼煎厥之漸也多因志節拘滯預事而憂或鬱怒傷肝或憂憤傷心不能發洩而成若不早治肺金受傷之至火盛血逆成塊成片夾痰而出有時無痰而出輕則見於清晨甚則時上頻見或折鬱憤怒則隨觸隨見卽煎厥也不急治則爲薄厥而病篤矣

論勞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血症生死之辨以太肉不消者其病輕大肉漸消者其病重若大肉脫盡者萬無生理倘虛熱已退紅症已止痰嗽皆除而大肉未消或既消而脾胃猶強藥食滋補大肉漸長起則猶可治設使仍前不長者斷然不可治即使飲食自健亦不過遷延時日而已每見患怯之人起居如常正當進膳之時執匕箸而去者卽此症也凡患此症者如心性開爽善自調養又當境遇順適則爲可治若心性繫滯或善怒多鬱處逆境而冤抑難堪處順境而酒色眷戀又不恪信醫藥死何疑焉

虛勞內熱骨蒸論

虛勞發熱皆因內傷七情而成人之飲食起居一失其節皆能成傷不止房勞一端爲內傷也凡傷久則榮衛不和而發熱七變蒸七類不一凡骨脈皮肉五藏六腑皆能作蒸其源多因醉飽後入房及憂思勞役或病飲食失調暨大喜大怒大痛大沮嚴寒酷暑房勞不能調攝邪氣入內而成注七之爲言住也外邪深入連滯停住而不能去也注不治則內變蒸蒸失治則唼嗽吐痰噴血而病危矣故夜熱內熱虛熱爲虛勞之初病骨蒸內熱潮熱則虛勞之本病也宜

及時調治毋使滋蔓治法以清金養榮疎邪潤慘爲
主則熱自退矣

虛火伏火論

諸火可補火諸熱不可補火又他藏有虛火可補火
肺藏有伏火不可補火斯言寔發前人未發之旨何
謂諸火可補火火者虛火也謂動於氣而未着于形
其見於症易升易降條有條無其發也儘有燎原之
勢或面紅頰赤或眩暈厥冒種七不同而皆可以溫
潤補腎之劑以收其浮越而引歸於性根命蒂之中
補之可也何謂諸熱不可補火熱者寔熱也謂其先

動於氣久而漸着於形如燒熱之物相似其見于症
有定時無定處無升降无變遷其夜間准熱日間不
熱者爲夜熱其裏而恒熱而皮膚未熱者爲內熱其
熱如在骨髓間蒸出而徹于皮膚者爲骨蒸勞熱此
種也蒸熱有清法無溫理補之不可也何謂他藏有
虛火可補火肺藏有伏火不可補火蓋肺與四藏有
別如肝腎龍雷之火可補而伏脾胃寒格之火可補
而越心家虛動之火可禱而定惟肺之一藏屬金也
畏火尅火喜鑠金故清肅之藏最畏火此言其藏質
也肺居膈上其氣清其位高火若上冲則治節失令

而痰滯氣塞喘嗽交加故至高之部極畏火此以部位言之也然或偶然浮越之火猶不犯此禁獨至伏逆之火出于陰虛陽亢火乘金位謂之賊邪以其火在肺葉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七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凡若此者症必膠痰固膈吸短呼長脉必細而數細爲血脉數爲火勝此在少年爲勞嗽之根四十以外爲血虛痰火之兆宜用清法無用溫理其斷不可補者也

遺精夢洩論

精雖藏于腎而寔主於心七之所藏者神七安則氣

定氣爲水母氣定則水澄而精自藏於命門其或思慮過度則火水不交快情恣慾則精元失守所以心動者神馳神馳則氣走精逐而流也且心主血心血空虛則邪火上壅而消其靈舍於是神昏志蕩天精搖匕滲夢交作而精以洩其甚者不待夢而時洩此時以降火之法治之而火不可降卽以龍骨牡蠣濇精之品施之亦屬隨止隨發殊不知神不歸舍斯精不歸元故腎病當治其心宜以養氣安神爲主以澀滲滋血之品爲先君火旣安相火自能從令神清氣爽而精安有不固者哉

人身之精融化於周身如樹中膠汁本無形質至因情動搖遂各成形質而出其所出者已爲精之一死物矣是不獨精出於腎然也他如貪心動則津出哀心動則淚出愧心動則汗出皆爲精所施化多出皆能傷精但與遺精者相較則感有淺深質有厚薄傷有輕重耳

腎痺論

此卽遺精痿症也其初起於酒色不節精血日竭水火俱衰肝風脾濕腎虛生寒三氣合聚而爲腎痺宗筋不能束骨節利機關足難步履腰背難以俛仰坐

臥難支搃因傾盡真元而筋骨日瘁也法宜清氣安
神以養心脾之血潤慘滋血以歸肝腎之陰

白濁白淫論

白濁白淫從新久定名初出莖中痛而濃濁如膏謂
之白濁久之不已精微弱而薄痛亦漸減至後聞淫
聲見女色而精下流清稀而不痛則謂之白淫也白
濁全屬火至白淫則火衰而寒勝矣此因腎家元氣
降而不升故粘絲帶膩馬口含糊而不已治法宜回
陽氣而使上升固其精元而不使下陷則病自止矣
外此有症非屬虛而濕熱下注者宜從丹溪治法又

有所求不遂志意鬱結而精洩及氣虛人精失氣而遺者皆非虛病也

女人虛勞

女人虛勞有得之鬱抑傷陰者有得之蓐勞者有得之崩帶者其鬱抑傷陰雖以調肝爲急終是金能克木蓐勞崩帶雖以補腎爲急終是金能生水此陰虛成勞摠不離乎清金以爲治也蓐勞非卽是勞嗽蓐勞重然後傷肺而勞嗽以成治當以歸脾養榮兼清金主之別有氣極一種短氣不能言者却不在陽虛例迺肺病也此症雖陳皮亦在所忌

尸疰傳屍勞等症

夫勞極之候血虛血少艱于流布甚至血不脫於外而但畜於內畜之日久週身血走之隊道悉痺不流而管分日虛於是氣之所過徒蒸瘀血爲熱乚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爲蟲遂成尸疰瘵症其或因濕火蒸化或因死痰滲入清竅而成皆是類也自此竭人之神氣養虫之神氣人死則虫亦死其遊魂之死者傳親近之一脉附入血脈似有如無其後五日榮長人日凋瘁而命隨以斃故傳屍勞又與尸疰症不同尸疰因虛損而成若傳屍則在素無虛損之人

一傳染卽現出勞怯候或發熱骨蒸或咳嗽吐血唇紅面青等症者是所傳亦分五藏在脾腸竊在心吐血在肝與肺則咳嗽也治尸疰以清金養榮爲本其殺虫斷崇當以獺肝獺爪熊指啄木等丹治之至犯傳屍者一見其外症唇紅面青骨蒸內熱飲食健啖而人漸瘦不已者必有蟲也治以獺爪百部丸主之

虛勞當治其未成

患虛勞者若待其已成而後治之病雖愈亦是不經風浪不堪辛苦的人在富貴者猶有生理貧者終難保也是當於其未成之先審其現何机兆中何病根

爾時卽以要言一二語指示之令其善爲調攝隨用湯液十數劑或用丸劑膠劑二三斤以斷其根豈非先事之善策哉

知節

節爲節省之義虛勞之人其性情多有偏重之處每不能搏節其精神故須各就性情所失以爲治其在蕩而不收者宜節嗜慾以養精在滯而不化者宜節煩惱以養神在激而不平者宜節忿怒以養肝在躁而不靜者宜節辛勤以養力在瑣屑而不坦夷者宜節思慮以養心在慈悲而不解脫者宜節悲哀以養

肺此六種皆五志七情之病非藥石所能療亦非眷屬所可解必病者生死切心自訟自克自悟自解然後醫者得以盡其長眷屬得以盡其力也

知防

虛人再經不得一番傷寒或一番痢疾或半年幾月瘧疾輕傷風感冒亦不宜輒受所以一年之內春防風又防寒夏防暑熱又防因暑致涼而致感寒長夏防濕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風此八者病者與調理病人者皆所當知卽醫師亦須深明五運六氣之理每當時序推遷氣候偏重卽宜預爲調攝挽救以補陰

陽造化之偏而制其太過扶其不足經云母翼其勝
毋贊其復閑其未然謹其將然修其已然卽此之謂
也

二護

寒從足起風從肩兪肩際而入病者常護此二處則
風寒之乘於不意者少矣其間有最緊要者每當時
氣不佳之際若肩背經絡之間覺有些少浙瀝惡寒
肢節痠軟拘束周身振顫立身不定光景卽刻斷食
一週其稍重者畧散以煎劑自脫然而愈若時氣初
染不自覺察再加以飲食闕湊經邪傳裏輕者蒸灼

幾日重者恒致大害

三侯

前者四季之防六氣本而防標之說也若夫二十四
侯之間有晁與本症爲仇者其侯有三一爲春初木
盛火升一爲仲夏濕熱令行一爲夏秋之交伏火鑠
金此三侯中如有一侯未曾透過雖嗽平吐止火降
痰寧病者怡然以爲無事矣而不知氣侯之相尅有
在於尋常調燮之外者一交三侯遂與本症大逆平
者必復七者必深七者不救是惟時七防外邪節嗜
慾調七情勤醫藥思患而預防之方得涉險如夷耳

二守

二守者一服藥二攝養二者所宜守之久而勿失也蓋勞有淺深治有定候如初發病尚輕淺亦有不藥而但以靜養安樂而自愈稍重者治須百日或一年煎百劑丸二料膏一服便可斷除病根至于再發則真陰大損便須三年爲期此三年間起於色者節慾起于氣者慎怒起于文藝者拋書起於勞倦者安逸起於憂思者遣懷起于悲哀者達觀如是方得除根至於三發則不可救矣且初發只須生地玄參百合桔梗之類便可收功至于再發非人參不治是在病

者之盡其力而守其限載所患之淺深近久量根本之輕重厚薄而調治之勿驟急取效勿惜費恣情勿始勤終怠則得之矣

三禁

治勞三禁一禁燥烈二禁苦寒三禁伐氣是也蓋虛勞之痰由火逆而水泛非二陳平胃縮砂等所開之痰虛勞之火因陰虛而火動非知柏芩連梔子等所清之火虛勞之氣由肺薄而氣窒非青枳香薷薤子等所豁之氣乃至飲食所禁亦同藥餌有因胃弱而用椒胡茵桂之類者其害等於二陳有因煩渴而啖

生冷鮮菓之物者其害同於知柏有因氣滯而好辛
辣快利之品者其害甚於青枳此三禁不可不知也

四難

一家中如父母慈兄弟友夫婦摯而有別僮僕勤而
不欺此四者在人而不在已在本家而不在醫師故
曰難也夫治勞之淺者百日收功稍深者期年爲限
更深者積三歲以爲期其日逾久則恩勤易怠其效
難期則厭棄滋生苟非金石之堅難免噴室之怨一
着失手滿盤脫空雖非醫師之過而爲醫者亦不可
不知也

勞傷非弱症

有平時心腎不虧並無弱症偶有房勞猝然嘔血者其血從胃中來不得以怯症論治宜以分理安胃爲主不必用黃芩花粉元參等藥之涼亦不必用黃芪白朮山藥之補只須柴胡貝母桔梗澤瀉丹皮白芍麥冬之類治之更有勞傷筋力而得者只宜調其胃氣而自愈

嘔血見血非弱症

往匕有人患嘔血甚多醫者遂認爲弱症誤也此先傷於怒匕氣傷肝匕藏原有血積于中後傷于寒匕

入胃故嘔吐嘔吐傷氣氣帶血而暴厥耳是不可與
怯症之血同論當於治嘔藥中加查肉先行其瘀止
其吐後再徐調其他症自可萬全也

傷寒見血非弱症

有勞倦傷血瘀積胃絡兼受風寒七邪迫血火不能
降以致吐血衄血不可以弱症施治若誤投涼劑則
寒愈結而血難止只宜散其風寒少加調血歸經之
品使邪外洩而火下降則血自止矣或問何以辨之
曰頭痛惡寒戰慄手足逆冷而其人素無虛症如虛
火上炎不足之候身體不瘦突然而起者是也

腸風便血不同怯症

每見先天不足之人得腸紅便血之症不肯自認爲勞怯且以爲輕病而不治久七至氣血盡而不治者甚多不知虛弱之人飢飽勞役風寒暑濕乘虛而入兼之酒色太過濕滯中州元陽下陷客風腸火流入腸胃氣滯血凝腐敗潰亂而成土崩河決之勢若不速治將成大患治法如何曰不過散其風燥其濕寬其腸行其氣活其瘀止其血升其陷而已散風用炒黑防風荆芥爲主此二味生用則能散風於上部炒用則散風于二腸荆芥尤爲要藥寬腸行氣以炒枳

穀爲主止血以炒黑蒲黃醋炒地榆爲主行瘀以紫
苑爲主兼有調血歸經之妙升陷以升麻柴胡爲主
慘濕以白朮澤瀉茯苓爲主風散濕除氣行瘀散元
陽生發則病自愈能節勞戒氣貶酒却色善自調攝
且知起居服食禁忌自不復發更兼以調和氣血補
助先天之劑投之與虛勞血症收功之法同治終身
可以無患

陽虛陰症辨

有男子脾腎氣虛腰膝無力目眩耳鳴形體憔悴溇
洩無度飲食少進步履艱難似乎陰虛弱症而非也

何以辨之曰不咳嗽不內熱骨蒸不潮熱吐紅是也然其脉必軟緩微弱虛寒之極治法當同陽返本健脾胃益胃交補心腎爲主則寒谷陽回萬物發生矣

軟懶症辨

有一種軟懶之症四肢倦怠面色淡黃或膈中氣滿不思飲食其脉沉遲滯弱無力或表氣不清惡寒發熱當其寒則脉愈加沉滯當其熱則脉微見細數或傳裏內熱則脉氣沉洪或洪數總之定帶軟弱不清之象此內傷兼外感其邪只在肌表筋骨之間未深入藏腑其所感尚輕故不成傷寒癰痢等疾而

爲此軟弱因循之症也久不
治成硬頭黃者居多
若脾虛濕勝者則成黃腫若肺氣不足者流入清虛
之府則壅爲痰嗽若血少者遷延歲月則成內熱或
五心煩熱日晡潮熱漸似骨蒸勞熱矣此症大都得
藜藿窮檐之輩間有膏粱之人因房勞不節或竊玉
偷香恐懼憂驚或埋首芸窓用心過度或當風取涼
好食生冷致風寒傳染鬱而不散乃內傷兼外感而
成其外象酷似弱症若察症不的初起據投以涼劑
補藥則邪正混淆不得清徹以致寒邪閉遏鬱于絡
絡而爲內熱遂成真病人家子弟患此類多諱疾忌

醫不便以直告人自認虛弱見醫者投以清理散邪之品反不肯服所以難治亦難辨也然則何以辨之曰頭不痛身不熱不煩嗽不唾血但腿痠腳軟蒸七內熱胸中邪氣隔塞食不易飢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思或今日思此物明日卽不喜又思別物適口如怯症之嘗食勞也治法當其未入裡時宜和緩分消托之使出用八物湯加減去黃芩加前胡山查陳皮之類濕勝有痰者重以二陳湯稟氣厚者加枳殼用此數劑邪自解散若邪已入裏雖從肌表散去則宜重在分消使邪從小便而出表裡既清之後唯以養

氣養血之品培其本源若起于憂驚思慮者以交固
心腎之藥要其終則霍然矣玉芝云外感軟懶之症
切不可發汗匕之則虛暈欲倒以其兼內傷重也治
宜柴胡防風葛根蘇梗陳皮山查枳殼澤瀉等味主
之小便不利者加車前質弱者去枳殼數劑後加卅
參再後加當歸若脾虛下泄者稍加煖味若血虛內
熱者少加丹朮地骨皮此症須以百日爲期若未及
百日而不肯服藥者變成黃症矣

老年怯症難治說

諺有少無風癱老無癆之說故中年以後人往匕有

勞嗽吐血咳血症不肯自認爲怯症曰不過是血虛
痰火而已不知少年精血易生老年氣血易虧精力
不長病此更難得愈然則施治有老少之別乎曰少
年之病難治而易愈老年之病易治而難愈所以易
治者爲其相火易衰色心已淡性氣已灰怒氣少動
故也若二者不戒死期更促耳至於治法則從同也

理虛元鑑卷下

朱鴻
吳明

古吳柯懷祖德修氏訂

門流
人呂如

同里華曦賓旭氏正

華宸
錢

綺石先生著

男柯錫三榮增氏校
任有田心齋氏

虛勞本治方

歸養心脾湯

治夢遺滑精

人參 黃芪 白朮 芡寔 北五味 甘草

熟地 棗仁 茯神 山藥 當歸身

參固氣氣固則精有攝而不遺生地滋陰七滋則
火有制而不浮越當歸養血芡寔固腎茯神惠仁

安神寧志芩朮藥艸補氣調中氣旺神昌則精固
而病自愈遺甚加萸肉蓮鬚思慮過度加蓮肉不
禁加石蓮金櫻膏足痿加牛膝杜仲龜板膠

歸養心腎丸

生地 熟地 黃芪 白朮 山藥 芡實

茯神 棗仁 歸身 萸肉 五味 甘草 煉

蜜丸空心白湯送下三錢

二地滋陰當歸養血茯神棗仁補心芪朮藥草調
氣補中五味芡實固精滋腎氣虛加人參久遺加
杞子金櫻漏滑加蓮鬚芡實心火盛加石蓮寒精

自出加菴蓉鹿茸沙苑兔絲洩瀉加澤瀉蓮肉腰
膝軟弱艱于步履加牛膝杜仲龜鹿膠

養心固本丸

玄武膠

紅麴炒珠

鹿角膠

紅麴炒珠

萸肉

杞子

人參

黃芪

石蓮肉

白朮

甘草

杏仁

地黃

淮牛膝

內石蓮將肉桂一錢同煮一日去肉桂

用煉蜜丸收功固本藥也

養心固腎湯

治漏精

生地

當歸

茯神

山藥

芡實

萸肉

陳皮

甘草

五味

石蓮肉

河水煎空心服

桑螵蛸散

治遺精漏不止

桑螵蛸一味焙爲末酒漿調服一錢三四服卽止

補元湯

治腎痺

生地 杞子 黃芪 白朮 杜仲 牛膝

山藥 茯苓 當歸 甘草 不拘時服

清熱養榮湯

治虛勞內熱骨蒸

柴胡 丹皮 地骨皮 生地 當歸 白芍

玄參 茯苓 麥冬肉 生甘草 燈心三十寸

河水煎服

加味固本膠

生地 熟地 桔梗 茯苓 天冬肉 玄參
川貝 百合 阿膠 紫苑 麥冬肉 甘草
白蜜二觔收膠

集靈膠

天冬 麥冬 生地 熟地 玄參 桔梗
甘草 白蜜五觔收膠

清金養榮丸

生地 麥冬肉 花粉 川貝 玄參 白芍
茯苓 地骨皮 丹皮 甘艸 內生地將薄荷
湯煮爛搗膠同蜜爲丸

清金甘桔湯

治乾咳嗽

桔梗

川貝

麥冬肉

花粉

生地

玄參

白芍

丹皮

粉甘草

燈心

河水煎

清金百部湯

治虛勞久嗽

桔梗

玄參

川貝

百部

生地

麥冬

丹皮

白芍

甘草

生

地骨皮

燈心

喘急加白前海粉竹茹如痰吐稠粘脾肺火盛加

清金散竹茹花粉

清金加減百合固金湯

百合

桔梗

川貝

桑皮

杏仁

花粉

麥冬 茯苓 陳皮 生甘草

大聖藥

春加佛耳草卽麴兼頭立夏日採取爲餅夏加苧
蘇根秋加金沸草冬加款冬花發熱加柴前二胡
咽痛元參麝肝素有血症生地丹皮

固金養榮湯

桔梗 桑皮 川貝 茯苓 百合 杏仁

陳皮 甘草 生地四兩荷葉湯煮爛搗膏同蜜
爲丸此方與百合固金湯爲治血虛痰火主藥

清金甘桔湯 治咳嗽痰中帶血絲血珠

桔梗 生地 白芍 丹皮 麦冬 玄参

川貝 茯苓 阿膠 甘草 此方中加紫苑

犀角 名膠苑清金湯治咳嗽痰中夾血爲丸治
咳嗽痰中夾血珠血絲血片去生地桔梗加地骨
皮百部名膠苑犀角湯治勞嗽吐血

加味犀角地黄湯

犀角 生地 赤芍 丹皮 蒲黃 燈心三十
寸荷葉一大張煎湯代水

瓊玉膠

生地 茯苓 人參 各等分蜜收

固本腎氣丸 治陽虛

人參 黃芪 白朮 茯苓 當歸 生地

炙草 棗仁 煨姜 鹿角膠

還元丹 亦治陽虛

遠志 杜仲 牛膝 補骨脂 山藥 茯神

鎖陽 五味 杞子 山萸肉 熟地 菖蒲

煉蜜爲丸淡鹽湯下

獺爪丸 治傳屍勞

獺爪 鬣 獺肝 鬣 敗龜板 銀胡 百部 沙參

生地 桔梗 地骨皮 丹皮 麥冬 甘草

共爲末每以五分或至七分投入煎劑或丸或膠
加入潛使服勿令病者知覺

百部清金湯 傳屍勞

百部 骨皮 人參 麥冬 桔梗 生地

丹皮 芍藥 茯苓 甘草

治虛藥說一十八辨

人參 外感風邪元氣未漓審用

人參大補元氣冲和粹美不偏不倚故在陰補陰在
陽補陽能溫能清可升可降三焦並治五臟咸調無
所不可故其治病也除元氣充實外感有餘無事於

補者則補之反成壅塞所謂寔也若夫虛勞之病或氣血陰陽水火寒熱上下諸症與夫火痰鬱滯滯脹吐利胃厥煩渴及胎前產後痘疹久病病後一經虛字則無不宜而不可少此人參之所以能廻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而其功莫大也自東垣丹溪先後發明並無異議庸醫不察執節齋之瞽說以爲人參補陽沙參補陰若補陽則助其火甚至云虛勞人服參者必至不救以致舉世畏參如砒鴆而不敢試豈不誤哉

黃栢

知母

禁用

丹溪心法有云虛損吐血不可驟用苦寒恐致相激
只宜瓊玉膠主之何事首尾矛盾又載三補丸以芩
連柏三味主之大補丸以黃柏一味主之乃至滋陰
百補丸知柏並用後之學者宗之凡遇虛勞咳嗽吐
血虛火虛熱之疾皆以知柏二味以爲清火滋陰殊
不知虛勞之火虛火也相火也陰火也卽丹溪云虛
火可補人參黃芪之屬相火係於肝腎之間出入於
甲膽聽命於心君君火明則相火伏若君火不明則
相火烈焰冲天上感清虛之竅耳聾鼻乾舌痛口苦
頭暈身顫天突急而淫七作癢肺葉張而咳嗽頻仍

當此時也惟有清氣養榮滋方寸靈臺之雨露以寧
膈中之煩熯則甲胆乙肝之相火不撲而自滅矣陰
火者龍雷之火也起於九泉之下遇寒水陰墮則其
熯愈騰若太陽一照自然消隕此三火者皆無求於
降火滋陰亦何事乎知柏而用之以貽害乎且黃柏
傷胃知母滑脾胃傷則飲食不進脾胃滑則洩瀉无度
一藏一腑乃生人之本經云得穀者昌失穀者亡又
曰陽精上奉其人壽陰精下降其人夭今以苦寒傷
胃豈非失穀者亡乎以冷滑洩脾胃豈非下降者夭乎
想世用此者意在滋陰而不知苦寒下降多亡陰陰

虧而火易熾意在清金而不知中土既潰絕金之源
金薄而水益衰吾知用此者未見其利徒見其害耳
每見虛勞之人未有不走脾胃而死者則知柏之厲
也

麥冬

五味

初病酌用

治肺之道一清一補一斂故麥冬清人參補五味斂
三者肺怯之病不可缺一者也然麥味之清斂固有
道焉蓋虛勞之初起亦有外感而成故其初治必兼
柴前以疎散之未可驟加斂補施治之次第宜然若
不知初病久病之分或驟清驟補驟斂則肺必致滿

促而不安邪氣濡滯久而不徹此非藥之害實由用
之失節耳若夫疏解之候後邪氣既清元氣耗散則當
急用收斂清補爲主舍此三物更何求焉况五味木
但以收斂肺爲功兼能堅固心腎爲虛勞必用之藥
乃在用之不當者反咎五味酸能引痰致嗽畏而棄
之殊不知病至於伏火乘金金氣耗越之際除却此
味更用何藥以收之耶

澤瀉 宜用

夫肺金爲氣化之源伏火蒸灼則水道必汗汗則金
氣不行而金益病且水停不流則中土濡濕而奉上

無力故余治勞嗽吐血之症未有不以導水爲先務者每稱澤瀉有神禹治水之功夫亦嘗究其命名之義矣蓋澤者澤其不足之水瀉者瀉其有餘之火也惟其瀉也故能使生地白芍阿膠人參種七種之品得其前導則補而不滯惟其澤也故雖走濁道而不走清道不若猪苓木通腹皮等味之消陰破氣直走無餘要知澤瀉一用肺脾腎三部咸宜所謂功同神禹者此也古方用六味丸用之功有四種頤生微論論之極詳庸醫不察視爲消陰損腎之品置而不

用何其謬甚

桑皮

宜用

桑白皮清而甘者也清能瀉肝火之有餘甘能補肺氣之不足且其性潤中有燥爲三焦逐水之妙劑故上部得之清火而滋陰中部得之利濕而益土下部得之逐水而散腫凡虛勞症中最忌喘腫二候金逆被火所逼高而不下則爲喘土卑爲水所侮陷而失隄則爲腫喘者爲天不下濟於地腫者爲地不上交于天故上喘下腫天崩地陷之象也是症也惟桑皮可以調之以其降氣也故能清火氣於上焦以其折水也故能奠土德于下位奈何前人不察以爲性不

純良用之當戒不知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
惟桑之與蓮乃謂其性不純良有是理乎

桔梗

宜用

夫肺如華蓋居最高之地下臨五藏以布治節之令
其受病也以治節無權而氣逆火升水涎上泛濕滯
中州五藏俱乖百藥少效惟桔梗稟至清之氣其升
浮之性兼微苦之味至清故能清金升浮故能載陷
微苦故能降火寔爲治節君主之劑不但引清報使
而已此味升中有降以其善清金金清自能布下降
之令故也清中有補以其善保肺肺固自能爲氣血

之主也且其質不燥不滯無偏勝之敵有十全之功服之久自能清火消痰寬胸平氣生陰益陽功用不可盡述世之醫者每畏其開提發散而於補中不敢輕用多用沒其善而掩其功可惜也

丹皮 地骨皮 宜用

夫黃柏知母其爲倒胃敗脾之品固宜黜而不錄矣然遇相火爍石流金之際將何以處此曰丹皮地骨皮平正純良用代知柏有成無敗丹皮主陰抑火更兼平肝骨皮清火除蒸更兼養肺骨皮者枸杞之根也枸杞爲補腎之要藥然以其升而實于上也但能

溫醜助陽虛勞初起相火方熾不敢驟用若其根伏
而在下以其在下也故能資腎家真水以其皮故能
舒肺葉之焦枯涼血清骨利便退蒸其功用較丹皮
更勝且其味本不苦不致倒胃質本不濡不致滯脾
施治允當功力萬全有知柏之功而無其害鼯爲善
品

生地

宜用初病審用

世人以生地爲滯痰之物而不敢輕用是不知痰之
隨症而異也雜症之痰以燥濕健脾爲主傷寒之痰
以去邪清熱交通中氣爲主惟虛症之痰獨本於陰

虛血少火失其制乃上剋肺金金不能舉清降之令
精微不徹於上下滯而爲痰作咳治宜清肺則邪自
降養血則火自平故余於清金劑中必兼養營爲主
營者血也陰者水也潤下之德也清金若不養榮如
吹風滅火風勢愈逆烈焰愈生清金養營者爲引水
制火沾濡瀰漫烟氣永息故桔梗桑皮貝母之類清
金之品也生地丹皮當歸之類養營之品也而養營
劑中又以生地爲第一以生地治雜症之痰則能導
痰之道能滯化痰之氣且其力滋補反能助痰之成
若加之虛勞劑中則肺部喜其潤心部喜其清腎部

喜其滋肝部喜其和脾部喜其甘緩而不冷不滑故
勞嗽骨蒸內熱吐血咯血劑中必無遺生地之理除
勞嗽初起客邪未清痰嗽盛時亦暫忌生地滯泥若
表症既除內熱蒸灼非生地之清潤以滋養什法則
生机將絕矣若畏其滯而始終不用乃是不明要義
也

茯苓

宜用

有爲^謂茯苓善滲下元不足者忌之非也蓋茯苓爲古
松精華蘊結而成入地最久得氣最厚其質重其氣
清其味淡重能培土清能益金淡能利水惟其得土

氣之厚故能調三部之虛七熱虛火溫氣生痰凡涉
虛者皆宜之以其質中和粹美非他迅利剋伐者比
也夫金氣清降自能開水之源土氣調平自然益氣
之母三臟既理則水火不得熒凌故一舉而五藏均
調又能爲諸陰藥之佐而去其滯爲諸陽藥之使而
宜其道補不滯清洩不峻利精純之品無以過之

黃芪

宜用

余嘗說建中之義謂人之一身心上腎下肺右肝左
惟脾胃獨居於中黃芪之質中黃表白白入肺黃入
脾甘能補中壘能實表夫勞倦虛勞之症氣血既虧

中外失守上氣不下下氣不上左不維右右不維左
得黃芪益氣甘溫之品主宰中州中央旌幟一建而
五方失位之師各就其列此建中之所由名也故勞
嗽久亡失氣氣不根於丹田血隨氣溢血既耗氣
亦飛揚斯時也雖有人參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究
竟不能固直元於不可拔之地欲久安長治非黃芪
不可蓋人參之補迅而虛黃芪之補重而實故呼吸
不及之際芪不如參若夫鎮浮定亂返本還元統氣
攝血實表充裡其建立如墻壁之不可攻其節制如
將令之不可違其饒益如太倉之不可竭其禦邪扶

正如兵家之前旄中堅後勁不可動搖種七固本收
功之用參反不如芪故補虛以黃芪爲墻垣白朮作
基功在見服參久久薄至似有若無雖運用有餘終
是浮弱不禁風浪若用芪朮兼補可至風雨不畏寒
暑不侵向來體弱者不覺脫胎換骨誠有見於此也
除勞嗽初起中土大傷氣大方盛心肺雖失其和脾
胃猶主其事此時只宜養榮爲主黃芪微帶尚宜緩
投若久病氣虛肺失其制脾失其統上焉而飲食漸
難下焉而泄瀉頻作此時若不用黃芪以建中白朮
以實土徒以沉陰降濁之品愈傷上奉升騰之用必

無濟也

白朮 宜用初病審用

虛勞初治未有不以清金爲第一義者而清金之品
生地阿膠丹皮白芍之外又有如麥冬之清心保肺
玄參之甘寒清火爲虛勞所必須然有一種中土素
弱之人脾胃不實并麥冬亦微惡其冷元參亦且嫌
其寒久漸妨飲食漸陷中氣於斯時也又宜以培
土調中爲主其法在雜症門中用藥頗多惟虛症內
培土之劑止有黃芪白朮茯苓山藥有功而無過夫
虛勞之培土也貴不損至高之氣故二陳之燥平胃

之烈固萬萬不可卽編荳之健脾苡仁之勝瘴猶未
免於走血俱未盡善若乃四味之中茯苓山藥雖冲
和而無峻補回生之力卽芩朮二種並用又以朮爲
土部專經之劑兼爲益氣之品故能培土以生金而
至高之部胥有類也夫朮性微燥於虛症似當緩投
然却喜其燥而不烈有合中央之土德且補土自能
生金如山岳之出雲蒸霧降爲雨露以濡萬物而何
病慘之有哉繆仲淳謂其燥能傷陰殊不知傷陰爲
蒼朮厚朴之類豈可以白朮微燥中和之品同語耶
且治法收功之時非培土則浮火終不歸根知白朮

之功大矣

柴胡 酌用

柴胡升清調中平肝緩脾清熱散火理氣通血出表入裏黜邪輔正開滿破結安營扶衛凡藏府經絡無所不宜在虛勞初起或爲外感時邪固爲必須之品至於七情所結浸淫鬱滯有待宣通舍此柴前二胡則無有秉性純良出其右者矣故每用些少以佐之然後專用清源補斂之品廼爲十全卽其調理之人中間或撻或感亦必急用柴胡防風葛等味清徹之然後仍用補斂度免關門捉賊之患但其性升散用

者當中病卽止不可多用常用耳更有女人抑鬱傷陰與夫鬱勞之後必當選用蓋多鬱則傷元氣柴胡平肝散鬱功最捷也後人因陳藏器一言忌用柴胡遇內傷外感之症將反用麻黃紫蘇等味以散之耶

陳皮

偶用

夫桔梗本以載氣上行而氣火以平者可見虛勞之氣皆由於火侵肺也若雜症之有胸膈氣滯皆由於寒濕侵胃故用陳皮之辛以利之誠爲至當乃世醫不察虛勞雜症之分但見胸口氣滯輒以陳皮理氣不知陳皮味辛而性燥辛能耗肺氣之清純燥能動

陰虛之相火本以理氣七反傷矣惟清金之久化源
初動脾氣未健胃口漸覺涎多可少加陳皮以快之
使中宮一清未爲不可又或時氣偶來脾胃濡瀉亦
可暫用數劑以清理之然亦須去病則已不宜常用
蘇子 不必用

夫虛勞至火既乘金之氣高而不降治宜平其火而
已不必下其氣也惟雜症之喘急而氣高者有三子
養親之說而醫者混以治勞以爲得直蘇子下之則
氣可平而火可降喘可定而痰可消不知其復也必
增劇矣惟白前一味爲平喘之上品凡擷肚擡肩氣

高而急能坐而不能臥能仰而不能俯者用此以平之取效捷而元氣不傷大非蘇子可比

枳殼 不可用

虛勞施治曰清金曰安神曰培土曰調肝曰益腎而惟補之一字徹乎終始故火亦補痰亦補滯亦補三焦五藏六府十二經絡無所往而不宜補者乃有謬妄之流一見中氣塞滯不究虛實便用枳殼以代之不知虛勞治氣與雜症不同其滯也不可以利之其高也不可以下之其治滿也不可以破之陳皮蘇子已不當用况枳殼青皮乎

杞子

酌用

虛勞之施治有次序先以清金爲主金氣少肅卽以調脾爲主金土咸調則以補腎要其終故初治類多用元參麥冬漸次芪朮終治牛膝龜鹿膠杞子之類收功奏效返本還元凡屬陰虛未有不以此爲扼要者也然杞子之性太溫若君火未明相火方熾肺葉舉張之時龍雷鼓動之後矣投此劑則嗽必頻熱必盛溺必瀆血必湧溢而不可止世醫每執杞子性涼之說試問性若果涼胡爲興陽之驟耶

當歸

審用

夫當歸之養榮以佐清金也尚矣然其味未免於辛其性未免於溫雖有養血大功亦爲行血活血之品故治吐血症者宜待血勢既定血絡稍固君相二火咸調然後以此大補腎水以收功若執古人之論謂當歸命名之義使氣血各得其歸不顧血症新久而用之亦有誤處

桂圓 審用

龍眼大補心血功並人參然究爲溫熱之品故肺有鬱火七亢而血絡傷者服之必劇世醫但知其補而昧於清溫之別凡遇虛勞心血衰少夜臥不寧之類

輒投之殊不知肺火既清之後以此大補心脾信有補血安神之效若肺有鬱伏之火服之則反助其火或正當血熱上冲之時投此甘溫大補之味則血勢必湧溢而加冲不可不慎也